

“萌芽书系”之80年代后最强音——写作范本
《萌芽》金牌栏目《小说家族》领军写手集体亮相

一切归零

郭敬明 沈星妤 颜 歌等著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优秀出版社
NATIONAL EXCELLENT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一切归零

YIQIE GUI LING

郭敬明 沈星妤 颜 歌等著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切归零/郭敬明等著. —南宁:接力出版社, 2004. 9
(萌芽书系)

ISBN 7-80679-646-0

I. 一… II. 郭…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0897 号

责任编辑: 朱娟娟 美术编辑: 郭树坤 张 钰
封面设计: 川三工作室 责任校对: 周 晶 蒋强富
责任监印: 刘 签

出版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 9 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5866644 (总编室)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5850435 (办公室)
E-mail: 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律师事务所

印制: 北京中铁建印刷厂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190 千字
版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 001—10 000 册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771-5864694 5863291

目录

contents



- | | | |
|-----|-----|---------|
| 001 | 郭敬明 | 一梦三四年 |
| 020 | 沈星妤 | 奇迹 |
| 038 | 颜 歌 | 朔夷 |
| 065 | 陈美珂 | 一切归零 |
| 086 | 木木爽 | 蓝风筝的回归 |
| 111 | 陈宁子 | 小林的光阴故事 |
| 130 | 李垣璋 | 暗黄色的灯光 |
| 145 | 凌末里 | 熹微的悲伤 |



- 163 曹 七 卷轴的玩笑
- 179 高分贝 出走的吉美
- 198 祝晓羽 沉睡森林 Slumber Forest
- 220 仇晓慧 无冕之王
- 234 朱 婧 黑洞
- 245 李 显 瀑布之下梅花之中爱情之上
- 259 蒲 瑶 有关高考
- 266 武 婧 后来
- 274 雪 欢 我很丑

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差学生，可是事实证明人的主观意识不能改变客观存在，而这个要命的事实就是我的四级还是没过。我知道要是明年这个时候我要再过不了我就真的完蛋了，我会真的完了蛋了。树叶不停地掉在树下面，我看着看着就很伤感，一个大男人为这点屁事伤感，想想我自己都觉得恶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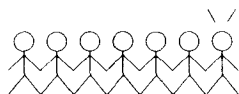
郭敬明

这样的生活何时才是个尽头啊？我站在学校空旷的草坪上看落日的时候恍惚地想起鲁迅叔叔的名言。我记得以前我念中学的时候老背他的文章，一大段一大段地背。可是考试又考不了多少，所以后来我就不背了。知道了不考我还要背，那我岂不是太傻了。可是老师都是喜欢傻学生的，所以我的老师在毕业的时候对我的评价就俩字儿：乖戾。这是三年以来我觉得他用得最有文化的一个词。我记得我同桌的一个女生每次背鲁迅名言的时候都会白眼狂翻像要撒手人寰，可是每次她都特别悠闲地回过神来倒是弄得我在旁边很紧张，怕她昏过去老师要我背她去医务室。

我叫顾小北，我的朋友们叫我 FOX。

我蜗居在上海这个中国最繁华最光怪陆离的城市却生活得如同原始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时候连日出都不作，每天早上逃课逃得轻车熟路，睡醒后想好一个理由来安慰自己并且安慰老

一切归零



师，过得不要太悠闲。

我上高数的时候看外语，上外语的时候看计算机，上计算机的时候睡觉。因为我的计算机老师是个天才，尽管我的电脑知识 POOR 到极致，但他就是有办法把课上得更加 POOR。而且他最恶劣的地方在于上课的时候点一次名下课时还要点一次名。但就像英文教材的第三课题目一样，It changes nothing. 我就曾经看见过一个男生低着头在下面叫了七声“到”，其中有三声是尖着嗓子替女生叫的。我当时特别想昏过去。

我的大学仗着政府撑腰把学校修建得如同皇家园林，我一个 F 大的朋友来找我的时候在门口目瞪口呆，当我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子你的学校真像《流星花园》里的英德学院，然后他勾着我的肩膀流着口水说，不知道有没有 F4？

我瞪了他一眼，然后告诉他，有，很多个寝室都有，高数四个人全部 fail，F4。

我的学校在郊区，所以校内高大而雄伟的白色建筑群同周围的灰色低矮的建筑比起来就显得特别鹤立鸡群。这个号称全上海最大的大学的确大得离谱，公交车的最后四站路分别就是我的学校的四个大门——东南西北。我很诗化地称之为青龙白虎玄武朱雀，弄得好像西安古城一样。可是恶心的地方在于我并不是中文系或者历史系的，我是搞工科的影视工程。我要弄明白的是高等数学和光电物理，音频视频，摄像剪辑，动画特技和后期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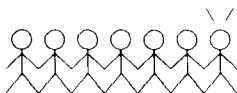
作。支撑着我活下去的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苟且地在这个专业里待着，有朝一日也许会成为新的王家卫，因为毕竟上海也只有我现在的大学才有我的这个专业，而且在我进入这个学院之前王家卫就来作了次据说很精彩很意识流的讲座。对于后面一个形容词我是老迷茫的。关于一个演讲如何可以表现得很意识流曾经是在大一困惑了我一年的问题。

我们学院的院长就是曾经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代人的那个在中国导演界跺一下脚就地震的可爱的老头，我们很亲切地称呼他谢导，不过只是背地里，在老师面前我们必须乖乖地称谢院长。谢导在我们开学的第一个星期就在我们学校最豪华的J楼的最豪华的报告厅里作了一场关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报告。我听得格外专心而且还做了笔记——因为我的辅导员逮到了我叫我做会议记录，威逼不用说，利诱在于可以加学分，于是我就慷慨地答应了，我是很会做生意的。报告的最后我们观看了谢导的经典影片《鸦片战争》，我只记得炮声轰隆隆轰隆隆，我想这里的音响设备真是好。

我的学校周围只有北门出去的一条路值得逛，所以每天晚上这里挤满了从学校晃出来的情侣，那些男生总是在风大的晚上找机会脱下衣服去裹身边刚弄到手的女朋友，一边裹一边目露凶光别有用意地说，小心着凉，别冻着。说完白痴样嘿嘿地笑，傻得让我看了胃痉挛。

我特别不屑，可是阿K特别感动，她总是一脸陶醉地说你看看人家男生多么体贴，你再看看你你就知道为什么你找不到女

一切归零



朋友了。我总是一脸不屑地往前走，手插在裤袋里头也不回地说，现在的女生就是没大脑，被人卖了还数钱加运货。

可是不屑得连我自己也烦了，因为似乎好像我真的没有女朋友。

我问阿 K，我是不是特别丑不用给面子直接说我撑得住。

阿 K 说，不是，你的眼睛不是很大可是凹下去了所以看上去很有神，鼻子很高很挺拔，嘴唇笑起来的时候会有特别的弧线看上去特别邪气，一大帮子女生就喜欢这种笑容。

那是不是我太不修边幅？

相对女生而言是的，可是对比别的男生来说你可以算有洁癖而且相当严重。

那是不是我姻缘未到呢？

去龙华寺求签好了，越问越离谱。阿 K 朝我猛翻白眼。

我想想也是，这个问题是蛮傻的，于是不问了，自我安慰说一个人独来独往的生活蛮好的，朱德庸不是说现在两个人至 out 一个人才最 in 吗？

我和阿 K 的认识如同所有劣质蹩脚的肥皂剧。那是在大一的时候在我特别痛恨的星期一的早上我遇见如同鬼魅的她。

星期一的特别之处在于有升旗仪式有晨跑有第一节的社会新论讲座，三重保险下的星期一是绝对逃不掉的。我在半昏迷状态中摸到 J 楼报告厅找到前三排最边上一个位置坐下来，我看见桌子上有张卫生纸就拿来擦桌子了。后来阿 K 就跑过来对我说



这个位子是她占好的，证据就是那张卫生纸，她早上放在那里表示有人了。

于是我就坐在过道的台阶上听完了那次报告，一边听一边做记录。等完了之后我站起来发现脚麻得像手术后麻醉剂过量。我之所以会让位一半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证据证明那张纸不是她放的，另外一半原因是那天阿 K 蓬头垢面双眼浮肿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看就是睡眠不足的样子。我知道这种情况下人的火气特别大，我不敢和她继续争论下去怕她操刀砍我。兔子急了还咬人何况眼前这个人绝对比兔子危险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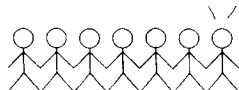
因为阿 K 觉得那天我的行为很绅士所以她决定请我吃饭，第二天阿 K 叫了一大桌子的菜我吃得特别努力，因为打的是我的饭卡。当阿 K 点好菜之后猛然发现她没带钱包。我很努力地看她的表情，可是看到最后我还是无法分辨她那个“猛然发现”的真伪性，所以我只有自认倒霉地掏出我的饭卡并且心疼地看着食堂的阿姨打掉我接近一个星期的饭钱。

那天惟一比较令人安慰的是阿 K 出现在我面前的样子较之上次可以说是天上人间，女孩子还是要打扮的。突然想起朱德庸说的，没有一个女人胆大到不化妆，而对于男人而言则是没有一个男人胆大到敢让自己的女人不化妆。

朱德庸是城市的大智者。

只是我的现代文学老师在知道我看朱德庸的时候很心痛地说我审美情趣怎么低级到这种地步。

我知道在他眼里我是个彻底的差学生。



北门那条街上卖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只觉得有家卖 CD 兼卖海报的店特别灵，我在里面花掉的钱足够让我过得很滋润起码不会像现在这么落魄。我在寝室里贴满了海报，把寝室弄得如同我远在几千公里以外的家。我家里我的房间墙上也是数也数不清的海报，同样，我花掉的钱足够让两个我过得相当滋润。只是我一直没有找到《黑暗中的舞者》的英文版海报。那张海报后来被我在国庆节于上海外国语大学男生寝室发现，当时我看着上面的“Dancer In The Dark”特郁闷，觉得先哲说过的“生活就是一万个玩笑的堆积”真是闪光的真理。

可是阿 K 的兴趣要比我广泛得多。从最新款女装到路边的肉夹馍，从精装版 CLAMP 的《三叶草》到盖浇饭，她总是表现出一副看见恐龙的样子大呼“啊，居然有这个”。我深为之颠倒。

当我和阿 K 频繁地出没于那条被我们逛腻了逛烦了逛恶心想死的马路时，我总是想起《马路天使》，可是我又觉得两者根本没有什么联系。

我是个不讨女生喜欢的男孩，这在大学里面如同绝症。到了大三我们班最丑最不被看好的男生都有了充当护花使者的机会——尽管他的花在我看来像草。可是我依然每天一个人挎着单肩包在偌大的校园里晃，双手插在口袋里，摇头晃脑地吹口哨。

我不是销不出去，相反曾经有一票文学院的女研究生倒追我，就因为她们看过我曾经写的一些恶心的文章和我长得不难看甚至可以说是好看的面孔。可是我都很有礼貌地拒绝了。我对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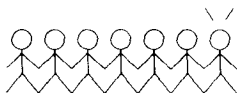
们的兴趣仅仅在于我迫切地想知道在这种破学校怎么会有人想念研究生而且是中文系，我估计以后她们准备继续当博士。同寝室的人老劝我说将就些，这年头特流行姐弟恋，你看人家锋菲恋都快把香港弄翻过来了，倾城之恋呀。我望着他们对他们说，那不如让给你们吧。然后从上铺探头探脑的家伙立刻将头缩了回去不再说话，动作迅速地如同慢了会被砍头。也有人说是已经有了女朋友了要专一。我就说得了吧谁不知道你们呀，还不是那几个女研究生没你们的女朋友好看，要不然你们这些人，翻脸比考试作弊翻书还快。不过那些女研究生长得真的很抽象，于是我突然心血来潮地对他们讲了那个众人皆知的笑话，世界上分三种人，男人，女人，女博。

可是后来这个笑话不知道怎么传到文学院去了，其结果是有两个女的哭了，有三个女的破口大骂我不要脸，而剩下的更多的女生继续把这个事件传播开去。

我一时名声大噪，或者说是声名狼藉。

在我声名狼藉的日子里，阿K依然和我走得很近。这让我在心里特别地感动。可是我依然木着张脸并对着她的眼睛伸出食指左右晃晃对她说，不要整天和我这种人渣混在一起，小心嫁不出去没人要。她总是摇摇头说，放心有人要的，现在还有三个男孩子在追我。说的时候狂吃火锅连头也不抬。我满以为她会像电视剧中那些纯情的小女生一样泪眼汪汪地望着我然后说，在我心里你从来都不是人渣。

我相当地受打击。



阿 K 爱吃火锅的习惯是被我带出来的，我从四川来，当我在学校食堂吃第一口上海菜的时候我郁闷地想去找上帝聊天，而且这种想法特别冲动。我狂放辣酱可是还是如同英文教材第三课的题目，It changes nothing. 后来我直接吃了点辣酱于是发现那辣酱甜得如同番茄酱。只是我旁边三个上海人被我吓得目瞪口呆忘记了吃饭，一直看我如同看 ET。

我特别郁闷地对阿 K 说，曾经有个上海人跑到四川去吃火锅，她特别怕辣就叫了白锅，可是最后还是喝掉了四瓶一千五百毫升的可乐，因为那个锅子刚做了红锅据说没有洗干净。

我是想用这个故事来表达我心里对上海辣椒的失望，很可惜阿 K 把这个故事听成了笑话，于是她仰天大笑说你讲的笑话真好笑。我就闭上嘴不说话，心里想着总有一天要把阿 K 拖到四川去。

每个星期四的下午我会去学校那个奢华的体育馆打羽毛球，我老是叫上一个通信学院的人陪我去打球，因为他以前是从小学开始练羽毛球的。我和他打比较吃力而这也让我相当的愉快，否则我会觉得我的那个七百多块的球拍纯粹是用来当做摆设，因为和其他打羽毛球的人一起打过一次之后我就觉得我用左手也可以打得过他们。

每次我打到五点结束的时候阿 K 就会出现在体育馆门口，手上拿着美年达。我拿过来打开就喝，汗水从头发上一滴一滴落下来让阿 K 很是惊叹，因为对于她们这种老是逃体育课的学生来说这样的流汗方式是她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有一次阿 K 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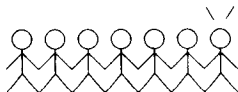
看我打球，之后我问她感觉如何，她说没什么感觉就觉得你打球时脸上杀气腾腾的。

开始的时候我以为阿 K 特别善良每次都为我送水，后来她特别打击我她说那是因为她星期四下午正好有课在体育馆旁边的 E 楼。我听了觉得自己依然不招女孩子喜欢——尽管我从来没有把阿 K 当做女孩子。

阿 K 特别喜欢逛街而我总是牺牲品。我总是告诉她我有多少作业没做有多少书没有看可是依然像英语的第三课标题，It changes nothing. 有次我威胁她说我要不看书我的四级就过不了，她听了很疑惑地看着我说，看了书你也过不了呀。我听了格外懊恼，我说就算是真话你也不要这么直接讲出来呀，毕竟我也是祖国的花朵。然后我特别矫情特别肉麻地说，我会憔悴得死掉。本来想恶心她一下，结果她没有任何反应倒是我自己被恶心得不行。

阿 K 逛街的时候总是喜欢把手机钱包钥匙之类的全部放在我身上，她嫌带着麻烦。而她的电话又特别多，所以我总是频繁地从口袋里摸出手机递给她然后再拿回来放进兜里，傻得不得了。每次路过漂亮的广告牌的时候阿 K 总是会特别兴奋，手舞足蹈。因为阿 K 曾经的理想就是做广告。我听了心里有什么东西突然颤动了一下，像是睡梦中不经意地抽搐。我没有告诉阿 K 那也是我的理想。

有段时间我被阿 K 逼着背四级词汇，逼得我觉得世界一片黑暗。我每天早上六点都会被她的电话吵醒，然后听见她在电话



里告诉我“现在是英文时间，请坐到写字台前翻开书”。连续三天的电话弄得整个寝室对我恨不得杀之而后快，所以我每天早上只好很早起床悄悄打电话给她，告诉她我开始背单词了不要打电话过来。

因为我写字台前的窗户正对东方所以在那一个月里我成为学校看到日出最多的人，我发现早上的天空真的很好看，以前居然一直没发现过。

上海的秋天来得特别诡异，夏天总是无限拉长拉到一个尽头然后突然就跌落到深秋，气温突然低下来，树叶像是约好了一样一起往下掉，极度满足情侣需要的气氛，也满足了我。

我小时候是在四川长大的，四川到处都是一年四季常青树，打死不肯掉叶子。过年飞雪的时候都青翠欲滴让那些老年人很是感叹天地间找不到同病相怜者。为什么有的东西永远不老，有的东西瞬间就没人余晖。这句话我外婆就对我说过。

当我站在学校看梧桐树叶一片一片往下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很值得相信的，用阿 K 的话来说就是“很值得苟且地活下去”。

就这样我站在这个空旷的大学里面看了三次秋天的落叶，我糊里糊涂地就过了三年，一切过得好像梦一样。而且是个冗长而沉闷的梦。一梦三四年。我和阿 K 从十九岁变成了二十一岁，阿 K 越来越频繁地对我说“我老得不成样子了”。而奇怪的事情是我和阿 K 一直保持着朋友的关系，这让我身边的很多人都表示不可思议也表示不可相信。可是我从来没辩解过什么，



阿 K 也没有。

我们就这样浑浑噩噩地从十几岁的孩子变成二十几岁的大人，我的下巴上开始有刮过胡子后留下的一层青色，而阿 K 也在大三的第一次舞会上第一次穿起了礼服，然后和穿着粗布裤子运动鞋的我跳了第一支舞，当时她笑得摇摇欲坠而我尴尬得要死，只好一脸木然。阿 K 说我目露凶光的样子还蛮酷的。

可是我还是一个孩子，背着单肩包走过草坪的时候依然会将双手插在口袋里看落日，依然在游泳池里被从小开始学游泳的阿 K 无情地耻笑，依然站在掉叶子的树下面眯着眼睛笑起来，依然在体育馆里杀气腾腾地打羽毛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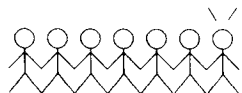
在我生日的时候阿 K 送了我一副手套，我的生日是六月六日，艳阳高照，我拿着手套不知道往什么地方放，我骑在车上想要翻倒下去，我说你倒真会送，一个最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被你送得丧失了所有的价值。

阿 K 说这副手套本来我是去年要送给你的，可是你相信我竟然打了一年才打好，我拆了打打了拆我不累我同寝室的人看着都累得趴在床上狂叫受不了。那几根手指头打起来特别复杂，要不你试试？

我说算了算了，谁有那个闲工夫。我指指我的自行车后座说，上来我带你去兜风当做谢谢你。

阿 K 过生日的时候我送给她一根手链，阿 K 也很给我面子，每天都戴在手上。

我和阿 K 一起过过一个情人节，我们去了世纪公园，在那



个超级大的喷泉面前穷叫八叫，租了辆双人自行车结果冲进树林里撞歪了一棵树，累了到处找椅子坐可是坐下来却总找不到什么地方有水喝，好不容易找到了狂喝一通然后又像找卖水的地方一样辛苦地找厕所。

在一个国庆节的假期里面我们一起在浦东看烟火，然后回来在人民广场的麦当劳里待到十二点，接着很不可思议地从人民广场走到了徐家汇，然后在地铁站里等最早一班地铁回学校。在等待的一个小时里我们把值班的警卫叫醒了和他聊天，熟悉得好像认识了千百年。回去之后从红日破晓睡到暮色四合。

阿 K 给我这个从来不看外国小说的人讲《呼啸山庄》是多么荡气回肠，我就告诉她纳兰性德的词是多么鬼斧神工。

每当学校放长假而我不回家的時候，我和阿 K 就喜欢拿出本中国地图穷翻，然后天南地北地指我们要去哪哪哪，反正说说又不花时间不花力气不花钱。而假期真正来临的时候又是从早到晚昏睡以虚度时光。我摆出长辈的样子说女孩子怎么可以这样懒惰。她说没什么没什么，反正快不是女孩子快是女人了，你看看上海，到处都是睡眠蒙眬穿着睡衣满街跑的女人，我只是提前上岗而已。

时光的刻刀还是在我身上刻下痕迹，阿 K 说那把刻刀随着我们越来越老就会把痕迹从心里刻到脸上，那么内心曲折的伤痕会在我们突然年老的瞬间变成我们脸上不可磨灭的皱纹。

有时我会突然就心情低落下来，看着阿 K 说不出话来。我和阿 K 在大三开始养成一个习惯，在人迹稀少的深夜从北门一